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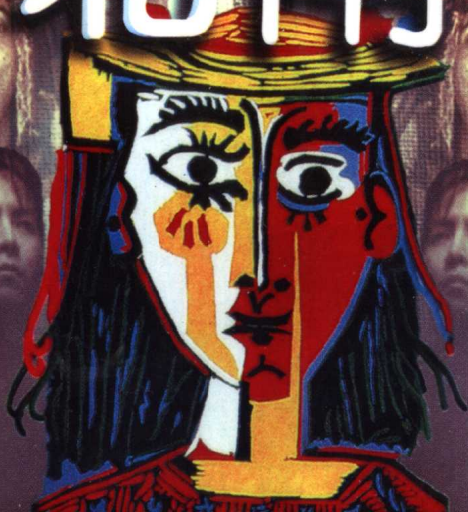
张玮著

太阳 太阳 朝北 朝南



1245

155



太阳朝北 太阳朝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朝南 太阳朝北/时玮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4

ISBN 7-5059-2465-6

I. 太… II. 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6339 号

太阳朝南 太阳朝北

张玮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 插页 281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5059-2465-6

I·1814

定价: 19.60 元

引子

“磨剪子磨刀！——” 哗哗哗 “磨剪子磨刀！——”

灰头灰脸的北京胡同里，磨刀人无精打采地吆喝着，依旧躺在床上的我又点上了支烟，默默地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似在沉思又似在发愣。

阴沉沉的天像一口罩在京城上的大锅，似乎天地只在咫尺之间。窗外的大枣树像顶了条破棉絮一样被黑灰阴暗的天压得透不过气来，初冬凉风嗖嗖，曾枝繁叶茂的大树此刻只剩下最后几片毫无生气的叶子有气无力地摆着，似在等待今冬第一场雪的到来。

10点钟，从不远处的电报大楼传来漫不经心—但有条不紊的钟声，躺在床上无味抽烟的我，终于将已经烫手的烟头

扔进散发着浓浓烟油子味的广口瓶中。我掸了掸散落在被子上的烟灰向前弓起身子，将披在身上没有领章的军装胡乱地套上，翻身坐起，思考似地愣了片刻，然后毫无目的、但极仔细的将一件件内裤袜子鞋子之类的穿在身上，神态似乎是在包装一个塑料娃娃。

系好最后一根鞋带后我像预备扑食的猫那样努力地伸展了一下身体，抖抖精神向对面的穿衣镜中望了望，呲牙咧嘴挺胸收腹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无奈，今非昔比，那身军装怎么看都像是个卖花生仁儿的，不觉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冷笑。本欲打起的精神被这一声，泄了元气，重又潦倒般地向卫生间走去……

1989年的初冬时节，夏日曾引起轰动的那场风波，随凉风乍起便早早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街上行人稀少过客匆匆，才是初冬，人们却忙不迭地像冬贮大白菜一样地缩进屋里。

从卫生间出来，洗过的脸似乎整齐白净了一些，好象有了些神气，被冷水收缩后的眼皮下露出了有点心事的眼神，只是那身不伦不类的制服，穿在身上仍有一股装腔作势稀奇古怪的感觉。

“该去寄护照了。”心中想着转身走到衣架边，摘下妻子早已仔细准备好的人造革文件袋，拉开扫了一眼重又拉好，开门向邮局走去。

邮局里人不多，闲着无事的一对男女邮政员正兴致勃勃地闲扯着。

“你看《顽主》了吗？”

“没有，不过听说挺逗的。”

“也就一般吧。不过有的地方还行！”

“我听说这电影挺阴的，把前一阵子给咱们作报告那丫的

搁里了。”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真的？那我倒是该看看。”用膝盖顶着身前的桌子一条腿郎当着的男的说：“嗨！真没劲！整天混着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他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伸起脖子视而不见地四下打量了一番，理都没理站在柜台外面欲言又止的我。

“你有事儿吗？”女邮政员问。

“寄挂号。”

“拿来吧！”女人伸手接过大牛皮纸信封看也不看，“护照吧！”

“嗯？”

“我都成专业的了！”女人对面的男同事道，“这两月天天都有寄护照的。”说着她转头冲我，“我瞧着你真逗，站半天也不言语，没见过你这样的。”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地傻站着。

“有这好事儿的，个个都火急火急的，您老先生倒独一份儿，跟没事儿人似的！……交钱吧，五毛八！”她麻利地接钱找钱，嘴里不断唠叨着，“听说了吗，最近使馆那儿热闹着呢，马上就停办啦，还不麻利儿的想想办法。”女人很认真的样子，好象她就是办签证的。见我似乎无动于衷，又补充着，“现在才寄，悬啦，你还得想辙，据说签不下来钱还不管退呢。”

办完了手续我无心再呆下去，说了声“谢谢”便从邮局走了出来。身后的那对男女仍饶有兴致地谈论着。

“这主儿真逗！”男的说。

“嗯，挺肉的，出去了也是个大面瓜。”

……

“王哲，护照寄回来啦！”

几天以后，一直忐忑不安的雨燕手里捧着个牛皮纸信封小跑着从门外进来，既兴奋又紧张地冲屋里的我叫着，由于跑得急有些气喘。

“你说会不会签呀？”她担心地问我。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啦！”我笑了一下望着她觉得挺有趣，似乎这事儿与己无关或是漠不关心，总之并不十分在意。“千万可别拒了呀！——”雨燕唸叨着闭上双眼象是在祈祷，张开眼后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取出护照。“哎呀，太好了！——”她大叫一声几乎要跳了起来。

护照中的一页上，一张有袋鼠驼鸟徽章的签证平平整整地贴在上边。

雨燕激动起来，象办成一件大事一样的热泪盈眶，她非常高兴。一年多了，自从我执拗地离开部队下海到从被清理的公司中退回家中“待业”，这段时间里我一下沉溺于悲观失望的旋涡中难以自拔，特别是近半年来曾经精明周到一丝不苟的我，变得除了尖酸刻薄便是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眼见我这样，她既伤心又无奈，只能时时千方百计小心地力图维护和恢复我的自尊，但总是徒劳无功，为此不知偷偷地哭过多少次。

今天终于机会来了。虽说这花去了全家老少两代人所有的积蓄，但能够恢复丈夫往日的朝气，使布满阴云的天重新放晴，她认为非常值得，更何况去国外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前途上都将会有丰厚的回报呢。

“真签了？”我有点傻了，脸上的轻松样没了，一种不着天不着地的感觉。

“真的！”雨燕郑重地点点头，“你看啊！——”她将护照

举过来拥到我的身边。

明明白白毫无疑问，看着她，我呆呆地愣神。

出国的事确实是自己提出来的，但那是在万般无奈的心情下试图逃避的一种小手段，也可以说是心理补偿吧。我是个聪明人，还能理智地设想国外的情况，也曾不屑地激烈嘲讽过追星揽月、痴心妄想的出国狂，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想当兵却在最后一个没有学可考的年头儿“如愿”地当了兵；想提干，却赶上第一批提干要经院校培养的好年头，当煞费苦心终于在军校毕业了，却面临年轻化知识化已经完成的大好形势；大龄的初级军官终于下了最后一次注去追赶方兴未艾的商潮，却谁知又一次赶上了倒霉的清理。人生真是难以捉摸，一句戏言居然又使我情愿不情愿地在澳洲关闭大门之前混入了最后一拨出国的队伍。

“难道是命？”我几乎傻了，不知这只是个巧合还是什么游戏，回回总是赶上末班车，这回会不会又是？

我想着不觉中突然扑哧一声失口笑了出来。

见我笑得很怪，雨燕摸不着头脑睁大眼睛瞪着我问：“你笑什么？”

“想不到我这外国人就、就这么当上啦？”我依旧笑着。

1

“妈你甭说啦，老让你们把我圈着跟羊羔子差不多，我们这辈儿人可叫你们坑苦了，好不容易逃出去，您就给我留点值得怀念的东西吧！”

“你看你这样，怎么能不让我说你，你们这代人真是的，从小娇生惯养知道什么，老想一步登天！你这样出去不栽跟头才怪呢！”

“您不是老说锻炼锻炼就好了吗？您饶我一回，让我也锻炼锻炼，我还就不信了！”

“哎！……”明明的妈无可奈何，“都怪我把你惯坏了！”

“不是，‘都是你不管她才这样’。”明明学着妈平时朝爸喊的语气。

“你这丫头。”明明妈做了个要打人的手势。

“打啊！舍不得了吧，您就不怕把我打跑啦？”

“哼哼，拿你没办法。”

“哇！——”推着行李车刚一进候机厅明明就叫起来了。

候机厅里的人真多。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这么乱七八糟的！”明明妈皱起眉头。

“多好玩呀，现在北京哪儿都那么萧条，真难得能有这么多人。我得找找没准还有认识的人呢！”

“你别乱跑了，妈还有话说。”

“您说您说！”明明东张西望的兴奋得很。

“你看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好、好、好！”明明转过脸来笑着。

大厅里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叽叽喳喳的气氛还挺热烈。

“孩子，到了外面瞧瞧玩玩就得，开了眼就回来啊！千万别去拚命挣钱，咱不要钱，妈就要你！”一个看上去非常劳动人民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在乞求着那精神抖擞、脚底下象是踩了弹簧的儿子。

大庭广众之下太栽远行壮士的面子了，于是该少爷大怒：“干嘛哪？有完没完，冲这样，我他妈不回来了！”

“别！别！妈不说行吗？妈知道你行，妈就是不放心……”

小伙子眼翻得更白了，那当妈的立刻畏缩下来，收住了口却止不住泪……

“哥儿们，我们哥儿几个可就靠你啦，回头可别不认人啦！”一群送行的小伙子对旁边那个颇有些匪气的小伙子说。

“骂我哪？操！忘了谁也忘不了你们！咱哥儿几个一块儿滚大就别跟我来这个了，等我给你们寄机票吧！”被送者信心十足。……

“你怎么不好好听？我跟你说了半天等于全白费啦！”

“您看多好玩呀！”明明指指身边的那几位，刚才她一直在看着他们。

明明妈扫了一眼，“你看你，要不我怎么能放心你呢？这乱七八糟的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呀，丢中国人的脸我就不说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可千万别学坏了。”

“这个您放心吧！跟他们学坏？你就不会想兴许我还能把他们带好呢！哈哈……”

“真是一点正经也没有！要不是有个雾兰我绝不会让你去。”

“这不是有嘛！可您也一点没少操心呀？”明明忽然发现妈妈有些伤感，忙换了口气，“哟妈！——好了，我正正经经的行了吧？”接着她小声凑过去，“我昨天去白云观算了个命！”

明明妈打量了一下她，笑着问：“你又搞什么鬼？”

“哎哟瞧您，什么鬼不鬼的多不吉利！……算命的老道跟我说我的命主东南，大福大贵！还说我佳婿来年将至！您说逗不逗？您说我会给您领个什么样的女婿回来？”

“什么样的？别是这样的就成！”明明妈用眼睛示意了一下边上的那几位。

“这您放心！不过要是我给您领个浑身长毛的鬼子呢？”说着她笑了。

“你敢！这个鬼丫头！”

陈明明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姑娘，个子不高五官也算不上出众，但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伶与秀的特点。出生在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独生独养，从小既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又被当成宠物倍加爱护。

大学毕业以后，明明兴奋地去了外交部报到，做了个翻译。她下定决心想好好地把工作干好，并期望着能正正经经地干一番事业。可现实摆在她面前的是熬着，什么时候能出头谁都不知道。“上一代人太霸道，眼前这一大堆就甭提了，老了老了还又要发挥余热，还让不让人活呀！”明明实在是迫不急待，强忍干了一年，最终失望了，结果前不久把外交部给“炒了”！

在家闲了半年心里发慌，到不是为生活着急，她不缺钱。但眼看着当初的同学或当导游或干公司，是个人都有滋有味的忙着，使她产生有如坐在激流之中的小船上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在突突地落后，她不服。

爹在国外顾不上管她，她可受不了，托人找关系四处忙着张罗。可她偏越急越烦就越挑三拣四，直到爸爸休假回国她整整在家闲了一年半，变得连人都懒得见了。

一天，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与母亲在客厅谈起了她的话题，父亲对她母亲说：“要我看咱们很难说服她，我想不如让她到国外去试试。”

母亲没有马上回答，认真地想了想后说：“你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年我走过不少地方，发觉要想真正让一个这种家庭的孩子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出去，出去了就知道妈亲了。”

“我可不放心！万一……”

“没什么，要是都替她想好了出去也没用，恨恨心吧，总比在家废了强！”父亲停下，喝了口水，看样子这个决定他下得也不轻松。

“那去哪呢？你在非洲，总不能去非洲吧？”

“这倒是个问题。”父亲一时也没主意。

“我倒是知道现在去澳洲比较容易，你看要不咱们凑点钱送她去澳洲？”

“行吧，我去过澳洲，那不错。你再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吧。”父亲同意这个建议。

这一切明明在里面的房间都清楚地听到了，她权衡了再三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去处，第一：这个出路体面；第二：比起在外企的人来说，我这是一步到位，比给二老板打工强，说不定不需多久我也许回来雇他们呢！于是她乐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一切进展顺利，尽管在妈妈问她的时候她小小地拿了一下架子，但捞够台阶之后她便答应了，愉快了，当一切妥当之后甚至有些得意。现在在机场上母女俩又亲密无间了……

站在离明明不远处的刘青此刻正眉飞色舞地和他的哥儿们神侃着，压在他心上的石头终于就要掀掉了，加上今天在众多的哥儿们面前他是中心，越发觉得露脸，于是咧开大嘴开心放肆地大笑，神彩飞扬地表现。尽管得意之中也想稍许地绅士一下，但娘胎带来的秉性实在难改，索性向哥儿们们一挥手道：“得，我也不跟哥儿几个外道了，今儿就是高兴，咱上楼喝丫一大碗！不就是要外汇吗，咱带着刀勒儿（英文：美元）呢！”

“对，没错，现成的外籍了，吃丫的谁敢拦着？！”众人跟

着起哄，连说带闹抬着装行李的小车拥着刘青向楼上的酒吧走去。

刘青今儿个心里真美，他好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从他出生以来，这么把他当人物的，除了他闲极无聊撒钱请客的时候，恐怕就数今天。

自打收拾公司的风刮起之后，刘青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起先赵、钱、孙、李等无数的大爷大妈不断地找他收这个那个的费，虽说收得他直私下里骂奶奶，可见自己那生意日渐红火也就忍了，再加上他生来头一回引起别人的注意，尽管有些人是敌视般的嫉妒，但他总的来讲心情还是不错的。可近来情况却大不一样了，原本照例登门的人明显的少了，曾经见着他就不是滋味的人开始高兴起来了，人们不再那么乐于开玩笑地称他为“大款”，而是个个行迹匆匆、鬼鬼祟祟的。他觉着情景不对，耳朵根子发紧，晚上走在昏暗的胡同里也总觉着有人盯着他。因为他记得有谁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文化大革命时胡同口那家大宅子里的牛大爷就是被群众这么挖出来的，斗得稀烂。可实际上牛大爷的铺子早就被公私合营了。

刘青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尽管他总称自己是个“商人”，实际上他只是个摊贩，生在一个纯无产的工人家里使他从小就没什么可舍不得的，也没什么可怕的。高中毕业后他在家闲置了好一阵子，一米八零的个子养得黑胖。没有路子找不到工作整日里到处闲逛。由于为人仗义，惹过一些麻烦，但也交了不少朋友，这样混着，直到有一天在朋友的指点下找到了饭辙，当了个“商人”。

按他的理儿说，他可没干什么坏事儿。既没偷也没抢更没倒腾白面儿，只不过是违反了点儿物价规定，再就是少交

了那么点税。可话又说回来，你们也没少掏我兜呀！他觉着挺委屈：“官价儿的东西你们倒，我也没说什么，咱不就在出国人员服务部那儿收几台彩电卖嘛，凭什么我捡个漏儿都不成？我又没黑你，干嘛跟我装丫挺的！”他非常气愤。

前一阵子见做家俱的厂家多了，就动了个心眼，跑到外地拉了几个厂子在北京搞代理批发面料，还真让他小发了一笔。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八九年的风雨来了，暴热的市场顿时萧条下来。他气得七窍生烟无处发泄，可还没找到出气的地方又有人告诉他说：“工商局准备传你呢！说你超范围经营。”

他吓了一跳，望着自己那摊商的执照还没想出怎么把这事搪塞过去，更可怕的消息接踵而来，有人告诉他说：“你小子还不赶快自首，藏枪的罪过可是不小，有人可把你告了，说你是暴徒看见你抢枪来着！”

“这他妈的哪跟哪儿啊！谁他妈缺钱花了也别那么损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啊！”

刘青生平第一次怕了，夜不能寐，翻来复去怎么也想不出是谁，为什么。怎么也觉得危了说不清，当初牛大爷被揪出来的时候谁让他说来着。他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

刘青在恐惧中苦苦地熬着，越想越害怕，越琢磨越没招儿。于是他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往爹的枕头下面塞了一笔养老的钱后就悄悄地溜到了毛子的家。

毛子是刘青最磁的哥儿们，大刘青几岁，是他领着刘青上的道儿。

这天毛子很晚了都没有睡，眼看着没钱挣心里闷的慌，一个人在独自喝酒解闷。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毛子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唤醒，

“谁！”毛子不耐烦地问。

“是我，快开门！”外面传来压得很低的声音。

毛子一下便听出了那是刘青，闲得无聊正好来个解闷儿的，毛子的精神一振，继而来了情绪，“是卖木梳的吗？”他开着玩笑。

“是我，快开门！”外面的刘青可没这等闲心，急切地压着嗓子喊道。

“说！有桃木的吗？暗号不对不让你丫进来！”带着酒劲的毛子还没玩够，故意虎着嗓吼着。

“我操！”刘青心里暗骂：“都他妈什么时候啦你丫还跟老子开心！”

“说！有桃木的吗？”里面的就是没完。

“有、有、有，要现钱！”刘青忙不迭地答着，急得尿都快出来了：“你丫快开门儿呀！我操你大爷的！”

毛子刚把插销拉开刘青便火急火急地蹿了进来，边把门插上边骂毛子：“你丫他妈的玩什么哪？也不选个时候！”

毛子没明白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地问刘青：“你小子干什么哪？跟鬼追的似的？”

刘青没马上回答，掀起门的布帘向外面窥探片刻，见没什么动静，这才摘下口罩严肃地对毛子说：“哥儿们要有难了！”

毛子摸不着头脑，见刘青又一本正经，于是收起嘻笑把他让进屋里，给他倒了一杯酒看着他喝下后问：“怎么回事，真的有难啦？”

“可不！”刘青于是原原本本地把听来的和看来的加上琢磨出来的说了一遍。

毛子听罢想了想：“你说实话，人家告的是不真事儿？”两

眼盯着刘青。

“没有，向毛主席保证！除了买卖上的事其它绝对没有！”刘青急赤白脸地发誓。

“那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你小子也够熊的！”毛子觉得刘青大惊小怪。

“不是，我觉得还是悬！要是有人真黑我，就怕说不清！”

“别那么大惊小怪！”

“操！不是大惊小怪，你丫是没轮上。”刘青顿了一下，感到语气有点不客气，于是换了个口气央求着：“操，哥哥，你丫一定得帮帮我！”

毛子看了看他，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上然后道：“你要是非这么想就干脆出去躲躲再说吧！”

“躲哪儿去？你给找个踏实地方？”

“操！看来你丫真毛了，干脆给你个踏实的。知道最近摊儿上什么火吗？”

刘青摇摇头：“我哪儿还敢去呀！”

“换美子！”毛子一板一眼地说，“知道换美子干什么吗？国外，澳洲啦！”

“我操！”刘青恍然大悟一拍脑门：“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经毛子一点拨，刘青心头的锁打开了。

说起出国刘青以前是不指望的。小时候受的教育，只知道那地方水深火热，有一多半人口有待我们去解放。后来大了，虽知道那些地方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但也是公家派穿西服的人才能去。打从作了商人后，眼瞧着洋人洋东西，再耳闻目睹那洋人洋故事，要不是因为没海外关系又没考洋文的本事，任你再说外头全是人贩子，也挡不住他要往那儿卖自己个儿的心！今天毛子提起了花钱留洋的事，自然